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二

池五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七世

睡龍溥禪師法嗣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人也少而聰敏

禮鼓山國師落髮稟具後謁大章山如菴主

語具如菴主章後叅睡龍龍問曰豁闍黎見何尊宿

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龍

於是上堂集眾召曰豁闍黎出來對眾燒香

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出眾乃拈香曰香

已拈了悟即不悟龍大悅而許之上堂山僧

今與諸人作箇和頭和者默然不和者說良

久曰和與不和切在如今山僧帶些子事珍

重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

曰爲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

是家親為甚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為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內外絕消息曰捉敗後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則勞而無功也師曰功即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為甚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師忽捨眾欲入山待滅乃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芋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即往貴湖卓菴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門人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蟻之所侵食遂就閣維散於林野

金輪觀禪師法嗣

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

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白兆圓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智洪弘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便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前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懊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面南看北斗

安州白兆竺乾院懷楚禪師僧問如何是句須行玄路師曰沿路直到湖南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潭問如何是和尚為

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讐一句元在這裏  
曰未審在甚麼方所師曰這鈍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王氏子僧問師  
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  
起寶壽峰前震法雷臨終遺偈曰吾年八十  
八滿頭垂白髮顛顛鎮雙峰明明千江月黃  
梅揚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  
斷絕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僧問教法甚多宗歸  
一貫和尚爲甚麼說得許多池五周由者也師曰

爲你周由者也曰請和尚三古三即今師以手  
敲繩牀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真  
詮卽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  
耳裏鼻裏曰祇此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僧便

喝師亦喝問僧近離甚處曰下寨師曰還逢  
著賊麼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蘄州三角山真鑑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正令便見下堂塔  
郢州太陽山行冲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盡藏  
師良久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師曰  
去

### 青原下八世

黃龍機禪師法嗣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如何  
師曰抱鎌刮骨熏天地炮烈棺中求託生問  
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鍼  
去線不回曰如何是帔師曰橫鋪四世界豎  
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

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問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棗樹和尚第二世住問僧發足甚處曰閻中師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作禮師曰我與麼道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僧叅師乃問未到這裏時在甚處安身立命僧叉手近前師亦叉手近前相並而立僧曰某甲未到此時和尚與誰並立師指背後曰莫是伊麼僧無對師曰不獨自謾兼謾老僧僧作禮師曰正是自謾僧鈕地次見師來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池五曰見師不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歸舉似首座曰和尚近日可畏座曰作麼生僧舉前語座曰和尚近日可謂爲人切師聞乃打首座七棒座曰某甲恁麼道未

有過在亂打作麼師曰枉喫我多少鹽醬又打七棒僧辭師乃問若到諸方有人問你老僧此間法道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卽道師曰何處有無口底佛曰祇這也還難師豎拂子曰還見麼曰何處有無眼底佛師曰祇這也還難僧遶禪牀一匝而出師曰善能祇對僧便喝師曰老僧不識子曰用識作麼師敲禪牀三下

興元府玄都山澄禪師偕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西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鷄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嘉州黑水和尚初叅黃龍便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龍便打師於此有省卽便禮拜

池五

五

鄂州黃龍智顥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  
源師曰卽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則諸佛無  
異去也師曰延平劔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  
底人

眉州昌福達禪師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  
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  
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這問大好曰  
學人不曾時如何師曰謾得卽得問國有寶  
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  
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  
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臥時如何師曰異  
中還有異妄計不浮沉曰便恁麼去時如何  
師曰翹天日落把土成金  
呂巖真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  
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

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  
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  
尋道對鏡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觀  
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擊鼓陞堂  
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  
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  
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  
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  
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劔脅之劔不能  
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  
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  
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撇碎琴如今不戀永  
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  
囑令加護後謁潭州智度覺禪師有曰余遊  
韶郴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

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  
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遠生死岸破煩惱殼方  
今佛衣寂寂今無傳禪理懸懸今幾絕扶而  
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  
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開說西來意  
七祖如今未有人

明招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開堂陞座乃曰烈士鋒  
前還有俊鷹俊鷄麼放一箇出來看良久曰  
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劔輪開  
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  
出師曰好着精彩僧擬伸問師曰甚麼處去  
也僧乃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銳難  
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  
出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

曰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還奈何麼問  
十二時中如何卽是師曰金剛頂上看曰恁  
麼則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誑譎人天作麼  
婺州普照瑜禪師上堂三十年後大人向  
這裏亡鋒結舌去在良久曰還會麼灼然若  
不是真師子兒爭識得上來之機池五時有僧問  
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  
後如何師曰狐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  
師曰當衝者喪曰向去事如何師曰决在臨  
鋒僧禮拜師有頌曰决在臨鋒處天然師子  
機噴呻出三界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溪保初禪師上堂未透徹不須呈十  
方世界廓然明孤峰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  
北斗星僧問九夏靈峰劔請師不露鋒師曰  
未拍金鎖前何不問曰千般徒設用難出鬪

體前師曰背後礙殺人

處州涌泉究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  
客麼有則放出一箇來僧纔出師曰還知喪  
命處麼曰學人咨和尚師曰甚麼處去也曰  
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啞地曰出窟後  
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  
曰一切人辨不得曰向去事如何師曰俊鷄  
亦迷蹤

衢州羅漢義禪師上堂衆集僧纔出師曰不  
是好底僧禮拜起問龍泉寶劔請師揮師曰  
甚麼處去也曰恁麼則龍谿南面盡鋒銚師  
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  
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羅漢琛禪師法嗣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

一日地藏上堂二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  
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  
却禮拜疑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  
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  
可爲人修憤然上方丈請指藏指廊下曰典  
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  
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  
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  
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祇如  
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箇是監院房  
那箇是典座房修卽禮謝住後僧問衆盲摸  
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  
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  
古人有甚麼言向大家商量時有從漪上座  
出衆擬問次師曰這沒毛驢漪渙然省悟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王氏子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筏將趣疑寂復患墮空既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參尋宗匠依地藏經年不契直得成病

入涅槃堂一夜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麼

師曰某甲爲和尚因緣背藏指燈籠曰見麼

師曰見藏曰祇這箇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

後修山主問訊地藏乃曰某甲百劫千主曾

與和尚違背來此者又值和尚不安藏遂豎

起拄杖曰祇這箇也不背師忽然契悟後繼

池五

九

法眼住崇壽江南國主創清涼道場延請居

之上堂古聖纔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

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這箇方便奇

特祇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甚麼奇特試舉

看若道無卽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

得箇消息還會麼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甚

麼不知去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

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問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

一言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

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

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卽空曰如何是諸塵

三昧起師曰空卽色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

悟空一句師曰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

甚麼不銜華師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

師曰幾處問人來問古人得箇甚麼卽便休

歇去師曰汝得箇甚麼卽不休歇去問如何

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

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



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觸體後人  
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甚麼  
處得這箇問頭問忠座主講甚麼經曰法華  
經師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  
明大德講甚麼人證明忠無對法燈代云謝和尚證明  
天福八年十月朔日遣僧命法眼禪師至囑  
付訖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  
主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衆普集師端坐  
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時國主聞鐘登  
高臺遙禮深加哀慕仍致祭茶毘收舍利建  
塔池五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初與法眼同叅地藏所  
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眼忽  
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  
萬象師曰不撥眼曰說甚麼撥不撥師懵然

不知却回地藏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  
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許  
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古人道萬  
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  
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藏曰兩箇也師駭  
然沈思而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  
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  
覲于法眼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師  
後居龍濟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上堂具  
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  
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  
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  
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僧問見  
色便見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  
會且莫詐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是三

池五

十一

界則一任出曰不是三界又如何師曰甚麼處不是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委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把將萬法來問承古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得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師曰前有甚麼言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唇吻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爲

甚麼不壞師曰爲同於大千上堂卷簾除却障閉戶生窒礙祇這障與礙古今無人會會得是障礙不會不自在問巨夜之中以何爲眼師曰暗問纖毫不隔爲甚麼覷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漆漆地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覷不見曰爲甚麼覷不見師曰爲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不顛倒去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還曾問荷王麼曰學人不會師曰若不會夏末了問取曹山去師有頌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又欲識解脫

池五

十三

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絕見聞聲色鬧浩浩又  
初心未入道不得鬧浩浩鐘聲裏薦取鼓聲  
裏顛倒又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  
西來少林有妙訣又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  
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

潞府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  
籠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  
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即  
同如來未審轉甚麼物師曰道甚麼僧擬進  
語師曰這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  
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甚麼處問寂寂無依  
時如何師曰寂寂底響因示頌曰南臺靜坐  
一鑪香終日凝然萬慮亡不是息心除妄想  
都緣無事可思量

杭州天龍寺清慧秀禪師上堂諸上座多少  
無事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  
點檢看何不覓箇歇處因甚麼却與別人點  
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  
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不恁麼上  
來如何辯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則今日  
得遇於師也師曰且莫詐明頭

池五

十三

天龍機禪師法嗣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  
謝指示

僊宗符禪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真覺禪師僧問拏雲不假風  
雷便濬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泉州福清行欽廣法禪師上堂還有人鑑得

麼若有人鑑得是甚麼湖裏破草屨若也鑑  
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人立僧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諸上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談  
真逆俗師曰客作漢問甚麼曰如何是順俗  
違真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  
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  
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  
曰汝問我答

國泰瑄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水師  
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卽波瀾曰莫祇這箇便  
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辯清濁曰未審  
深深處如何師曰闍黎欲識深深處直須脚  
下絕雲生

白龍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上堂還有人證明麼若  
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  
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怪及甚麼  
處恁麼道亦是傍瞥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  
境師曰地負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如何是法身體師  
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  
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  
曰適來道甚麼曰恁麼則不分也師曰穿耳  
胡僧笑點頭

池五

十四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  
密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甚麼曰恁麼則徒  
勞側聆師喝曰出去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  
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祇對你爭得問不  
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麼

福州靈峰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劔師  
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麼則學人喪身命去  
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  
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為甚麼迷妄有差殊師  
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如何是靈峰  
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綠水若圖成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為甚麼  
却有佛有衆生師曰話墮也問祖祖相傳傳  
法印師今繼嗣嗣何人師曰特謝證明曰恁  
麼則白龍當時親授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  
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法五

十五

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甚麼  
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邪問如何是古  
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開寶八手  
將順世先七日書辭陳公仍示偈曰今年六  
十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為薪不續  
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及期誠門人曰吾  
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言訖而寂

### 招慶匡禪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禪師僧問昔日靈山  
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  
憶七葉巖中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回旋  
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𦏧  
上眉毛著曰恁麼則一機顯處鳥緣喪盡師  
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  
鴟毛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創

住這箇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  
道師曰青紅花滿庭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  
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聽響之流  
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泥問如何是人王師  
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  
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談何事師曰非  
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忆禪師廣州人也新到叅師  
問甚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拜渡江船  
子麼曰和尚爲甚麼教某禮拜渡江船子師

此五

十六

曰是汝善知識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徧滿天下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卽牢收  
取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不接曰  
爲甚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

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  
益得祖師爲甚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  
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  
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華異草嶺頭生  
連州慈雲慧深普廣禪師僧問匿王請佛旣  
奉法於當時我后延師蓋興宗於此日幸施  
方便無恡舉揚師曰不煩再問問如何是大  
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  
取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興陽境  
師曰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問  
如何是佛師曰更是甚麼

報恩資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沒  
播幘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瞻禮有分問

七五

十七

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龐居士  
天上人間不可陪

翠峰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閃爍烏飛急奔騰兔走頻

鷲嶺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禪師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  
空神和尚得道未審甚麼人報師曰謝汝報  
來

龍華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古人道向上一路  
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  
來曰恁麼則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是  
踏步上來作甚麼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

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  
沈大淵而衣不潤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  
三十剃染圓具往叅龍華發明心印回居明  
覺院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  
仙偈曰綠水紅桃華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  
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箇拳  
頭那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戮  
破摩拏令教却恁麼拈取須彌枕頭臥楊子  
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  
波處還自有波時用心金竿又聞泛玉山還  
報顏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貴買硃砂畫  
月算來枉用工夫醉臥綠楊陰下起來強說  
真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  
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  
眠一寤起來天地還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

池五

十八

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  
荒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  
愛惡祇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卧路死後却  
產娑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  
無酒酤師於祥符二年上元凌晨浴罷就室  
合拳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延壽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吉州劉氏子僧問承聞  
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  
問九峰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  
是九峰山中佛法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  
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衆並習  
禪觀乃述一偈聞於州牧曰比擬忘言合太

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  
爲僧貴識書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旃檀林  
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南康知軍  
張南金具疏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  
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  
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問深山  
巖谷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佛法徧在  
一切處爲甚麼却無師曰無人到問古人道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時如何師曰來日路口  
有市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臥粥  
稀後坐雍熙二年順寂塔于牛首菴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張三李四曰比來問自己爲甚麼却道張  
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卽不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卽且置阿那箇是

池五

十九



汝不問底諸餘

保福儔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開堂陞座良久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論若也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

大龍洪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景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太陽一顯人皆羨鼓聲絕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鼎州大龍山楚勛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祇恁麼各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以立又

奚爲然人立有以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劫

如一食頃不知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

來大家相共商量僧出提坐具曰展卽徧周

沙界縮卽絲髮不存展卽是不展卽是師曰

你從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展去也師曰沒

池五

二十

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爲甚麼謾我問亡僧

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阿彌陀佛問善法堂

中師子吼未審法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

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

如何師曰助上座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

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劍

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

曰出

白馬鬻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真金也須失色問如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舫墻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已成八字

白兆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問如何是爲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

青原下九世

池五

黃龍達禪師法嗣

三

眉州黃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開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清谿進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界來與汝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顯露地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爲甚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問如何是天平師曰八凹九凸問洞深杳杳清谿水飲者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甚麼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臨安黃氏子事本邑東山勤老宿剌染徧遊諸方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請師開法上堂諸上座明取道眼好是行脚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甚麼用處祇是移盤喫飯漢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未明得強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切須尋究僧問如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

心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問人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負來多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墮也珍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是本朝遣帥問罪江南後主納土矣而胡則者據守九江不降大將軍曹翰部曲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師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翰怒訶曰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師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邪翰大奇增敬而已曰禪者何爲而散師曰擊鼓池五自集翰遣禪校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師曰公有殺心故爾師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再拜問決勝之策師曰非禪者所知也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陞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屬令門人壘青石爲塔乃曰他日

塔作紅色吾再至也言訖而逝諡道濟禪師

### 清涼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慧同淨照禪師魏府張氏子僧問教中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又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擬阿那箇不是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 龍濟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聽取一偈剎剎現形儼塵塵具覺知生源常鼓浪不悟未曾移

### 南臺安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鏡中

七五

三五

人師曰有甚麼事問百川異流還歸大海未  
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  
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歸宗詮禪師法嗣

瑞州九峰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有力者負之而趨

隆壽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泉州施氏子漳州刺史陳洪

鈺請開法上堂今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

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

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插足處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未識境在有僧來叅次日

請問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

事還如如何却覓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疎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二

音釋

椰 丑森切音琛漢桂陽縣名 鷓 常支切音枝鷓別名 悒 與怨同 恹 與搭同 悞 猪孟切音儀 斂 直角切音 筭 舉下切音 賈 與禮切音 祗 與禮切音 也